

【浮世绘】

网络写作者老付

□李 晓

我很少看到老付写文章了，所以我感觉微微有点寂寞。

我从来都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、一个悲观的人，对文字的要求，是粗犷而带沧桑的属性，还有秋凉后的悠远开阔。老付的文字，恰好满足了我这些要求。老付那些在网络上风雷滚滚的文字，曾经闪电一样照亮我，让我看到在人间踽踽独行的自己。

老付而今很少写文章了，他说，是因为难以产生痛苦和纠结了。人活得安宁，通过文字寄托的表达欲望就很少了。过去那些年，在命运的江湖上颠沛流离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，岁月过去了，老付已经尝够了那些东西，现在的人生如大水走泥后的河流，只有清澈坦荡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个俗气的词伴随着他，叫幸福。五年前，人到中年的老付迎来了女儿的降临，女儿可爱聪明，遗传了他甚觉骄傲的优秀基因，这也成为他幸福的源泉。在微信朋友圈里，老付常晒出女儿画画、跳舞、吃饭等各种图片，介绍文字里也带着得意的卖萌味，有时候，我都懒得给他点赞了。

大脑袋，寸头，星星点点的白发，双眉开阔，小眼睛，蒜头鼻

子，下巴厚实，耳大嘴大，这是老付在我心里的投影。老付这种面相，我以为，自从猿猴直立行走成为人以来，大都不是凡夫俗子相。

老付的童年，是有阴影的。祖上留下一个地主成分，在县城那条黯淡老街，小伙伴们朝他脸上吐口水。他说，后来脸上爱长癣，与这个有关。所以童年时期的老付常孤独地在巷子里转来转去，伙伴很少，目光空洞。后来，老付寄居在乡下外婆家，同各种各样的昆虫交往着。这生命种下的神秘密码，也在女儿身上显现了。老付有次陪女儿到乡间，女儿把一只萤火虫捉来放到瓶子里，一个人看了好久。

老付起初在一家大型企业做规划设计，后来下岗，流落四方求职。老付先后到几家单位求职，但因为忍受不了那些单位苛刻而呆板的约束，皆拂袖而去。最狼狈的日子，老付是靠到朋友家蹭饭度日子，老付说，那些日子，等太阳下山，太难熬了。老付常常大摇大摆来到朋友家，神情自然地打开冰箱寻找食物，然后在客厅悠然自得地吃起来，有时主人反倒尴尬地成了客人。一个

朋友的话，让老付感动。那朋友说：“老付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的后半辈子，吃吃喝喝的事儿，我全包了。”

不过老付也不是那种没有志气的人，他不可能就这样靠吃软饭混日子。他大学学的是工民建专业，他是一个有手艺的人，后来一直靠监理这个职业养活一家人。老付还有一个在成都的兄弟，兄弟很优秀，用工匠一样的手艺做广告设计。他们小时候，母亲多病，父亲在外漂泊，老付牵着兄弟的手，一直相伴到了今天。人到中年的兄弟俩现在相互扶持、相互慰藉。

我与老付成为朋友，是通过他在网络上爆满的名气，他用的是“抹布”的网名，这可是他日夜夜写了几百万字在网络上垒起来的啊。网络里从来不相信眼泪，只靠真刀真枪的丛林法则。他和我一样，那些年在论坛发帖灌水，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大部分。

老付的文章洋洋洒洒，带着风云的磅礴，有时也表达着他人生的“愤怒”，当然也流淌着这个汉子的汨汨柔情。老付在网络上被人追捧，更多的还是因为他抡起文字的板斧对不正确的观点和

丑陋的现象猛劈，下手很重其实也暗中留有余地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不是尖刻，这是一种大厚道，因为他一直在诚实地表达。那些假惺惺表现出的宽容和含情脉脉，有时往往是敷衍迎合以获得蝇头小利的人，他们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从网上到网下，老付判若两人，在网络文章里，老付狠狠地批判剖析；在生活中，老付笑眯眯地望着你，每次饭局都是静悄悄地去了账，他说他本姓付。

我对老付文章的感受，好比在深山里挖出一个泉眼，再做一条导流渠，把水引过来，温润一下苍白的人生。这些年经历过亲人间的走走散散，人世的幽幽暗暗，我把朋友分为三类：牵挂冷暖、容纳彼此缺陷的人，背后维护你的人，坚定地要出席对方葬礼的人。

平时，我很少跟老付联系，QQ上闪着也只是彼此提示：灯还亮着，照耀人世。我们都荡舟在人生河流上渡着各自的命运。

我与老付这辈子不能相约去南极看企鹅，去北极看极光，但偶尔吃饭喝酒，也享受了人生的欢娱。哪怕有时不说话，沉默中，就在山顶一起看看我们生活的城市里的万家灯火。

【在人间】

母亲老了

□向 野 平

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安静如一座雕塑。消瘦的脸上，满是岁月刻下的印痕；一副假牙取下放在水里浸泡着，嘴巴便向里凹进去，像古堡里一扇被光阴击溃的旧门；稀疏的头发，像随意披拂在额头的枯草；一双长满老茧的手，干裂如严冬的树枝；眼神是黯淡的，像暗夜里摇曳的浑浊的烛光。

母亲老了，老得让人有些目不忍睹。

昔日的母亲，全然不是这个样子。一头盘束在脑后的青丝，随着身子的自由活动而摇摆如柳梢；眼睛灼灼放着光芒，谁惹了谁就像要被灼伤；手巧而灵活，走起路来也总是风风火火的；尤其是那张刀子嘴，从父亲到我和兄弟，没少领教过它的厉害，在家做事时，我们稍有懈怠，便会遭到她的大声叱骂……

不承想，母亲说老就老了，在家里蜕变成弱势分子。她不再有力气叱骂人，倒是我们对听力接近失聪的她，说话提高了嗓门。走路时，我们要么等她，要么牵着她的手，她再也不能催着我们赶路。吃饭时，不再是她监督着我和兄弟不能挑食，而是我们强行往她碗里夹菜了。我们做事时，行动不

便的她，基本只能乖乖坐在一边旁观，不能再对我们有所鞭策。

其实，母亲才六旬有余。她的老，并非全是时间的摧折所致，数十年的辛劳不辍，才是将她推上衰老之途的真正元凶。母亲幼年时，外婆便去世。母亲12岁起便正式参加了集体劳作。成家后，要强的母亲自然成了操持家务的主力。在我记忆里，母亲天不亮就起床，做好早饭，然后，再叫醒我们起床吃饭。接下来，



母亲会不停地干活，从屋里到屋外。母亲就像一只陀螺，日日月月，年年岁岁，几乎运转不休。过度的操劳，加上早些年饮食的不规律，母亲身体迅速颓败，且落下严重的胃病……

这次，母亲因一连几天吃不进饭，由父亲陪着来城里大医院检查。一大早，我带着父亲和母亲，一道去了离住地不远的中心医院。

我牵着母亲干枯的手，慢慢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头，我感受着母亲微弱脉搏。我心里在默默为母亲祈祷，但愿体检不出什么危险信号。我甚至不忍看母亲那张大过衰老的脸，饿了几天，母亲身体愈发虚弱不堪。

进入医院大楼，我依旧牵着母亲，去挂号求诊。坐诊医生为母亲开了一大摞检查单。在吹气病检室，医生给了母亲一只吹气检验袋。我看见，虚弱不堪的母亲似乎连吹气的力气都没有。我便在一旁挥着手臂轻轻喊着“妈，加油，加油”，引来身边众人瞩目。似乎我的鼓舞起了作用，母亲终于将吹气袋吹到了可检程度。接着，母亲又做了心电图检查。两相合并下，母亲无大碍，可

继续后面的体检程序。母亲在彩超室检查时，我和父亲在门外等着。我心里担忧着。半小时后，结果出来了，我睁大眼睛查看。还好，基本无事。

在胃镜检查室，护士让母亲喝一支麻药。母亲抵了一口，孩子似的直嚷好苦，拒绝着不肯喝了。我当时忍不住大声吼起母亲来：“一定要喝下去，不然今天的检查就前功尽弃啦。”那一刻，我恍如看到小时候我在母亲类似的喝下吃苦药的情景。在我的监督下，母亲终于苦着脸将它喝完。胃镜检查中，我又在门外静候，心中始终有块石头悬着……

从早上忙到下午，母亲的所有结果都出来了，基本结论为：神经衰弱兼胃溃疡。母亲忽然说她想吃饭了。我长出了口气，和父亲一同牵着母亲走出医院，走向对面餐馆。瘦小的母亲，像个特别让人怜爱的孩子。我痛恨时间和生活联手，无情将一个曾经活力四射的人催老；却又同时感谢它们创造了一个闪耀着光辉的时期。母亲老了，她真正的幸福生活之门才灿然开启。而那把钥匙，就在扶着母亲一道慢慢走路的那个中年男人手里……

【美食记】

故乡的辣椒炒肉

□林 丹

辣椒炒肉，是故乡湖南的一道名菜，也是一道地地道道的家常菜。故乡人做辣椒炒肉，先要选取猪肉若干，半肥半瘦尤佳，再择适量青椒或红椒——北方那种皮厚籽大的菜椒是万万作不得数的，辅以蒜瓣。接下来，将猪肉切成块状，切勿太细太薄，辣椒随意切，蒜瓣切成薄片，剩下的就看你的厨艺了。下油却很关键，故乡人嗜好就地取材，将另切好的肥肉丢进滚烫的铁锅中，看着它滋滋地往外冒油。在肥肉外焦内嫩之时，倒进切好的猪肉，抖动锅铲，上下翻滚，爆炒一番，再迅速倒入一碟青椒，小炒片刻，最后撒上一层薄薄的蒜片，倾入适量净水，焖锅静候……

然而，在四十年前的故乡，辣椒炒肉又是一道不折不扣的非家常菜——一年到头，非要赶上全家打牙祭，才好不容易吃上一餐！现在忆起来，感觉虽是那么鲜美，却掺着一丝淡淡的苦涩。

那时，随祖母住在湖南农村，麻石街小木屋的后山腰上，有一小块队里分给祖母的自留地。任凭雨打风吹，寒暑变换，祖母总是在地里不辞辛劳、默默无闻地给

我们刨着嘴里的食——从爬藤而上的丝瓜、黄瓜、南瓜、大冬瓜等瓜类，到迎风簇立的芸豆、茄子、西红柿、尖辣椒等菜类。地头那两棵冠盖如伞的柏树，算是见证了祖母挥汗如雨的劳作以及土地回报的茂盛。

吃的果蔬多了，嘴里就清淡无比，眼瞅着地里的尖椒长得青翠欲滴，嘴里不自觉地分泌起唾液来，幻想着祖母能到集上称一斤肉，回家炒一盘辣椒炒肉，给我们好好地打打牙祭。

可当时，父母虽在外吃国家粮、拿双工资，每月加在一起八十四元的工资，除去孝敬长辈、接济亲戚、自己开销，早已所剩无几，寄回的生活费也仅够我们兄弟仨的口食无虞。至于要到集上称一块肉炒上一盘辣椒炒肉，那也是祖母在心里要来回盘算、颇为犹豫的一件事情！

那一年，镇上来了两个弹棉花的河南师傅，家里笼箱中还有几床盖了多年的旧棉絮，需要加工、定做。祖母恭敬地将人请进屋里，嗫嚅着讲能否用大米抵算工钱，旋即一张老脸涨得绯红，生怕人家不同意，又赶紧添了一句：

“要管饭菜的……”师傅迟疑了好一阵，终于应承下来。

在堂屋中央，河南师傅摆好场地，架起工具，伴随着声声弦响、片片絮飞，两天的工夫，一堆堆泛黄板结的旧棉絮，在他们灵活的双手操作下，耍戏法似的变成了几条洁白如云的新棉被……河南师傅要走了。面对要置办的一桌饯行酒席，祖母在心里作了难：小菜倒是自留地里现成的，可人家吸尘流汗得那么不容易，酒席办寒碜了委实抹不下脸面；母鸡在后院里活蹦乱跳地啄着食，可那都是留着下蛋、自己过年都舍不得杀的……祖母掂量再三，最终咬咬牙，走到集上，称了一斤多新鲜猪肉，在灶屋里忙碌起来……

离着老远，我们就闻到辣椒炒肉的缕缕肉香，夹着浸入肉汁的尖椒的阵阵辛辣，我们心里像被馋虫撩拨一样，一阵阵地颤栗与痉挛……辣椒炒肉一上桌，我们憋着劲地矜持着，眼睛齐刷刷地瞥向河南师傅，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何时动筷子！祖父终于缓缓地端起了酒杯，啰啰嗦嗦地说了一长串客套话，祖母只得陪着笑

脸，小心地提醒他：“时候不早了，人家还要赶路哩！”祖父这才打住话头，热情地给河南师傅夹起辣椒炒肉来。我们一见，顿时伸出筷子，不约而同地夹菜入口，一阵风卷残云，还没等河南师傅反应过来，桌上的一菜碗辣椒炒肉就只剩下了一小半。再看人家河南师傅，两人吃得龇牙咧嘴，汗流浹背，忍不住丢下手里的饭碗，起身一溜小跑，摸到灶屋的水缸边，抄起木盖上的水瓢，舀起水缸里的井水，咕嘟咕嘟地直往喉咙里灌……

后来，我被父母接回了城里，祖母也随之到城里照顾我们的饮食，家里的口粮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。每当到了月底，父亲总要去附近的村里兑些高价粮，家里的伙食标准也仅限于五谷杂粮与素多荤少，辣椒炒肉在我们的眼里，仍然只是奢望。

现在的人们，饮食已经极其丰富，有时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竟然不知从何下筷，对辣椒炒肉自然熟视无睹了。或许，是我们餐餐有肉吃，久闻其香而不知其香的缘故，以致再难挑逗起我们的味蕾了……